

從地獄到仙境—— 漢人民間信仰的多元面貌



康豹自選集

Bp33
20123

從地獄到仙境—— 漢人民間信仰的多元面貌



康豹自選集

宗教學者經典 07

《從地獄到仙境——漢人民間信仰的多元面貌》

作 者／康 豹

發 行 人／張瑞香

總 編 輯／楊蓮福

主 編／李淑芬

封面設計／黃國洲設計工作室

排 版／王立群

讀者服務／吳秀卉

出 版 者／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48巷8之1號

電話：(02)2826-1203 傳真：(02)2823-7374

網址：http://www.boyyoung.com.tw/

E-mail：boyyoung2008@yahoo.com.tw

劃撥帳號：18871684

戶名：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 刷／皇城廣告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02)8227-5988 傳真：(02)8227-5989

ISBN：978-986-6543-21-0

定價 450 元

98年12月 初版一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地獄到仙境：漢人民間信仰的多元面貌：康

豹自選集／康豹作．-- 初版．-- 臺北縣蘆

洲市：博揚文化，民98.11

面；公分．-- (宗教學者經典；7)

含索引

ISBN 978-986-6543-21-0(平裝)

1. 民間信仰 2. 寺廟 3. 文集

271.907

98020983

作者簡介：

1961 年在美國洛杉磯出生，1984 年耶魯大學歷史系學士，1990 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曾經在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擔任過副教授和教授。2002 年獲聘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2005 年升等為研究員，並開始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室主任。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國和台灣的宗教社會史，以跨學科的方法綜合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並參酌社會科學的理論。

著作目錄：

(一) 專書

1. Paul Katz, 1995,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261 pages. Albany: SUNY Press。
2. 康豹，1997，《台灣的王爺信仰》，277 頁，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3. Paul Katz, 1999, 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309 pag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 Paul Katz, 2005,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5. 康豹，2006，《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台北：三民書局（部分內容也發表在《中央研究院週報》，第 1055 期以及《中央研究院週報重要研究成果・95 年》）。
6. Paul Katz, 2009, Divine Justice -- Reli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二) 主編 / 合編之專書 / 專輯

1. Paul Katz, 2002,「宗教與地方社會」專輯(二冊)，《民俗曲藝》，第 137、138 期(2002 年 9 月、2002 年 12 月)。
2. Paul Katz, 2003, Reli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ies. Edited with Murray A. Rubinstei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 Paul Katz, 2004,「天災與宗教」專輯(與吳秀玲合編)，《民俗曲藝》，第 143 期(2004 年 3 月)。
4. Paul Katz, 2005,《平陽縣、蒼南縣傳統民俗文化研究》(與徐宏圖合編)(北京：民族出版社)。
5. Paul Katz, 2005,《天台縣傳統經濟社會文化調查》(與連曉鳴合編)(北京：民族出版社)。
6. Paul Katz, 2005,「廟會與地方社會」專輯，《民俗曲藝》，第 147 期(2005 年 3 月)。
7. Paul Katz, 2006,「神職人員與地方社會」專輯，《民俗曲藝》，第 153、154 期(2006 年 9 月、2006 年 12 月)。
8. Paul Katz, 2008/2009,「佛教與華人民間信仰」專輯，《民俗曲藝》，第 162、163 期(2008 年 12 月、2009 年 3 月)。

序

康豹要出版他的自選集，請我寫一短序。我上一次寫的序言是 30 年前為邱坤良的《野台高歌》（台北：皇冠，1980）而作。可見我不善於寫序。但康豹的要求我很難拒絕。一來我從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就認識他。他後來成為台灣女婿來台任教，我所策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他大都參加。近幾年來更是間接或直接的參與我主持的研究計畫。更重要的是他自 2002 年以來為我擔任總編輯的《民俗曲藝》主編了五種（八期）專輯。將來還要繼續仰賴他。人情債不能不還，所以只好勉為其難揮筆。

康豹著述之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無人可及。除了他的博士論文外，自 1987 年以來他發表了 23 篇期刊論文，40 篇會議論文，24 篇收於論集的論文，7 種專書及近 30 篇學術書評。我們的研究旨趣有相近之處，他的著作大都會送給我。往往我一篇或一本書尚未讀完，他的新作又已寄到。他的這本自選集並不足以反映他的學術成就。近 20 年來，他一方面持續博士論文以來有關道教和民間宗教的研究，一方面又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提出創新的見解。他的做法是從不同面向探討一特定主題而自成一系統，先後以論文和專書呈現，相互補充。但自選集的頭五篇所討論的議題大都是他較早期的興趣。有關漢人社會神判儀式是他較近發展的課題，他剛出版專書，*Divine Justice--Reli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9)。這次選了一篇原以中文，一篇原以英文發表的論文，可見他給予的注重。可惜的是他其他開拓的新課題，如殖民政策與地方社會和浙江省蒼南縣賽會的研究都沒有代表作收於集中。我個人認為他有兩篇都出版於 2005 年的論文值得在此推薦，一是 "Government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Colon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Ta-pa-ni Incident of 191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 pp. 387-424. 這是他有關「西來庵事件」研究的數種成果之一。"Governmentality" 指日人統治台灣的性質與手法，即殖民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日治初期，日本官方和本土地方菁英合作，給予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利益。但 1900 年代後期起，日本資本家爭相前來投資獲利頗佳的糖業而逼退台資。另一方面越來越多日人來台灣任官取代地方菁英。加上殖民政府強行徵收林、農地或課重稅，剝奪農民的經濟利益。由是對殖民政府不滿的地方菁英率領謀生困難的農民進行武裝抗爭而導致 1915 年的噍吧哖事件。本文討論此事件的始末及其前因後果，對世界其他殖民地的歷史發展提供跨文化比較研究的案例。康豹利用豐富的台灣殖民史料，深入而細緻地探討殖民政府和地方社會的互動以及民眾反抗的動員過程。這也是其他殖民論述關心的課題。本文促成不同領域學者的對話而不侷限於單一事件的描述。這也許是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選擇刊登的原因。

另一篇是 "Festivals and the Recreation of Identity in South China: A Case Study of Processions and Expulsion Rites in Pucheng, Zhejiang,"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9.1, pp. 57-86. 蒲城位於浙江蒼南縣南端。當地人所崇祀的晏公老爺有兩座廟分稱西殿晏公（管漁業）和東廟晏公（管農事）。每年農曆正月兩廟聯合舉行迎神賽會從初四到初六的迎神下殿，初七至十二的出巡遊街，十三到十五的鬧花燈與台閣到十五半夜的拔五更和搶杆，十六夜的老爺遊四門與搶紅而以十七日晌午吃福酒結束。據傳此一賽會已有 600 年的歷史，在 50 年代中斷而於 1981 年恢復。90 年代以來因經濟發展及東廟、西殿相互競爭的結果，賽會一年比一年熱鬧，吸引眾多外鄉來的遊客。大陸在所謂改革開放以來，對宗教活動的管制放鬆，各地迎神賽會的活動紛紛恢復，甚至有

些廟會還由官方主導，結合旅遊業期望達成經濟效益。蒲城的賽會還是由民間組織，並請道士班舉行三次道場，保持舊有傳統，尤其以驅魔的拔五更和祈福的搶杆、搶紅更具特色。加上東廟、西殿的競爭使得賽會高潮迭起。康豹細緻的解讀此一賽會，並與台灣和香港的情形比較。恢復過去的傳統使得蒲城居民有了新的認同感，而傳統的延續在經濟急速發展中不免產生變化，東廟、西殿在合作和競爭中重新確定各自的勢力範圍，人民對當地的信仰和賽會感到自傲，加上潛在的經濟效益使得官方雖仍保持警戒但不再以「迷信」為由壓制（事實上在 2002 年時蒲城鄉副鄉長積極參與賽會）。此文結合田野資料和史料加以論述，考證嚴謹、分析精確，是賽會研究中難得的佳作。

這二篇雖然都是個案的研究，但他將前者置於世界殖民史的脈絡，後者置於變化中的地方社會的脈絡來探討並闡釋其意義所在。這種從不同層面及較寬廣的脈絡中討論一特定的議題是他一貫的研究手法，值得年青學者學習。

另外一篇我認為也值得收入的是 "The Cult of the Royal Lords in Postwar Taiwan," 收入 Philip Clart 與 Charles B. Jones 合編的 *Religion in Modern Taiwa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p. 98-124. 康豹曾於 1994 年出版專書《台灣的王爺信仰》（台北：商鼎），是王爺研究的專家。本文針對論文集主旨探討王爺信仰在戰後台灣的演變，並指出一些學者的缺失。一般認為地方信仰和台灣認同有其關連性，但問題比表面看來複雜。王爺可能被視為台灣主體性的象徵，但信徒因前往大陸進香時，他們可能沒有意會到這種主體性被涵括在包括福建和東南亞的更大的主體性。換句話說，民間宗教可能超越地域或國界的分別。因此較正確的研究方法是探討地方信仰如何在中國產生，如何傳到台灣，如何變化

(或維持不變)。不管是台灣或其他地區都不應視為典型的中國文化。唯有對台灣及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的民間宗教從事有系統的比較研究才能探討其異同，了解文化傳統如何在不同的層面產生和發展。

在他學術研究過程中，康豹一直從事踏實的田野調查，在著作中結合史料與田野資料而能發前人之所未言。他對史料引用周全，考證精審，推論謹嚴，而對相關的論著包括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的掌握在國內幾乎無人可出其右。而且他對西方理論充分了解，應用得宜，往往證以所探討的個案研究而加以修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具有世界觀。無論他選擇的是什麼題目，他都能放在更廣的脈絡中討論，讓他的論點可以和世界其他領域的學者對話。

這本自選集中收入兩篇綜述和六篇書評，都可見康豹用力之勤。他一方面從事個人的研究，一方面又精讀其他學者的著述並且加以評介並補充。可惜可能由於篇幅的限制或中譯的困難，未能加收一些書評，如 Kenneth Dean 的另一本書 *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the Cult in Southeast China* 以及 Barend ter Haar 的其他二本書，*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ns History* 和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他都有精闢的評論，而未能見收。

我希望不久康豹能出第二冊的自選集，進一步嘉惠未能閱讀英文原著的學者。

王秋桂

學思歷程

我之所以會對於漢人宗教傳統發生興趣，或許應該追溯到童年時代。我的父母親都是無神論者，不過，由於家父是東歐猶太人的後裔，而家母為德國和英國基督徒的後代，使我思考：來自於兩種完全不同宗教文化的人如何能夠結婚生子，過著幸福的生活？然而，我的生活也不是完全沒有宗教。我就讀的私立高中 Kent School 就是一所教會學校，我也曾被詩歌吟唱及其內容所感動，只不過並未想要信教。其後，隨同家人去了歐洲幾次，看了許多教堂與博物館，深深體會到宗教對人類文化的重要性和影響。

小時候，我家跟華人文化也相當有緣。我十歲時住在新澤西州時，有一對華人夫婦在我們附近開了一家中國餐廳。那時候他們生意並不好，我們一家人時常常光顧那家餐廳，和他們發展出良好的友誼；後來他們生意逐漸好轉，家人都為他們高興。此外，因家父親 Arnold Katz 在心臟內科 / 的研究頗為出色，1973 年成為第一批被邀請到中國去訪問的科學家之一。他回來之後，跟我們講了很多故事，讓我覺得很好奇，遂對這個古老文化發生的興趣。

我上耶魯大學時，原來想要研究歐洲的宗教改革，修了不少相關課程。後來，因為修 Jonathan Spence（史景遷）和孫康宜教授的課，被他們教學的內容跟熱忱感動，所以決定主修中國歷史。學士論文係以明清的白蓮教為主題，由 Beatrice Bartlett（白彬菊）教授指導。

雖然耶魯的中文課程很好，但是因為缺乏同樣的生活經驗，所以我的華語講得並不好。因此，1983 年夏天我遂到台灣學習中文。還沒到台灣之前，唯一知道的是台灣比中國更自由，菜餚也很好

吃，當時在美國買到的許多塑膠產品上都寫者「Made in Taiwan」。那個時候，到台灣的外國人還不是很多，像我這樣的學生大都住在國際學舍（今日大安森林公園的一部分）、或師大附近的公寓；多到師範大學國語中心或中華語文研習所學中文，同時，大多數的外國學生也靠教英文以維持生活。當時的國語課本幾乎全是有關中國的知識，提到台灣的部分僅限於日月潭、阿里山等風景區，和鄭成功、吳鳳等歷史人物。因此，我們對於台灣本土文化可以說一點都不熟悉，甚至於根本不知道有台灣話（閩南語）這個語言。

到了1984、1985年，我才體會到台灣文化的重要性。那個時期，我在台灣大學史丹福中心學習中文，準備上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班。由於認識許多台灣的年輕朋友常常帶我去看台灣的名勝古蹟（如萬華、鹿港等），使我對於本土的文化產生很大的興趣。特別是美國聖地牙哥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焦大衛（David Jordan）允許我跟著他到台南縣西港鄉做田野，觀察三年一度的瘟醮（燒王船），尤其讓我大開眼界。看到這麼生動、精彩的廟會文化之後，我決定要以燒王船的歷史淵源做為博士論文題目，因此花了五年的時間研究浙江的溫元帥信仰與驅逐瘟神活動。同時，為了進一步探討台灣王爺信仰的歷史發展與近代意義，我更申請至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今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前身）做的第一個訪問學人（由Luce Foundation贊助獎學金），對屏東縣東港鎮的王爺信仰與迎王平安祭典做完整的田野。那個時候，我不僅著迷於台灣本土文化，也愛上了美麗的台灣姑娘，1990年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我們就結為終身的伴侶。

我一直覺得能夠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班，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那裡的老師不但學問極為優秀，而且很樂意花時間跟研

究生討論問題，也照顧學生的前途。那時候對我非常有影響力的老師包括劉子健（James Liu）、Frederick W. Mote（牟復禮）、Denis Twitchett（崔啟德）以及余英時教授，宗教系也有 Raoul Birnbaum（伯恩班）與 Stephen Teiser（史太文）。經過他們的嚴格的教導和訓練，使我更能夠瞭解漢人文化的多元面貌，包括其宗教傳統。同時，由於普林斯頓大學離賓州大學不遠，我也利用剩餘時間去旁聽 Nathan Sivin（席文）教授的課，也認識了對我多所助益忙的 Susan Naquin（韓書瑞）教授。有一次，在賓州大學聽了 Kristofer Schipper（施博爾）教授的演講，因而對於道教和民間信仰的互動更感興趣。此外，因為老師們的支持，所以有機會旁聽 David Johnson（姜士彬）教授舉辦的目連戲研討會，以及韓書瑞、于君方教授舉行的進香研討會、認識了 Michel Strickmann（司馬虛）跟 Daniel L. Overmyer（歐大年）教授，使我對這個領域有更多的了解。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研究逐漸傾向中國和台灣的宗教社會史，以跨學科的方法綜合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並參酌社會科學的理論以進行探討。

經由上述諸師的鼓勵，遂決定以溫瓊（溫元帥）信仰為博士論文題目，一方面追溯台灣王爺信仰的淵源，另一方面也探討道教和地方民間信仰之間的相互影響過程。溫瓊又稱溫元帥或忠靖王，屬於瘟神信仰的神明之一，早在宋代此一信仰就已經傳播甚廣，地區則遍及南中國（特別是江蘇、浙江及福建諸省），信徒則包括道士、法師以及一般信眾。時至今日，溫元帥信仰仍流行於台灣，演變成王爺信仰的一部分，而在文革後的中國大陸亦有捲土重來之勢。除了討論中國疾病史之外，我的博士論文意圖探討以下的問題：道士如何區分道教與地方信仰中的神祇？道士企圖如何影響這些信仰、

其成效如何？經過許多修改之後，1995 年博士論文得以專書形式出版（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溫元帥和台灣的王爺信仰有密切的關係，在屏東縣東港鎮以及台灣王爺信仰其他聖地進行長期研究工作之後，1997 年出版了中文版的《台灣的王爺信仰》。

1990 年畢業之後，我跟妻子一起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做研究，共同參與 David Johnson 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計畫（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我的研究題目係山西永樂宮為例，探討呂洞賓信仰和全真教的關係。1991 年，我到台灣工作，先後任教於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因為那裡學術環境優良，因此完成了第二本專書，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本書充分運用各種不同形式的文獻和資料，著重其文本性（textuality）的討論；這些資料包括：《道藏》中有關呂洞賓的傳說和全真教的記載、永樂宮建置的碑文、永樂宮三座主要宮殿內的壁畫，以及各種以呂洞賓為題材的小說和戲劇，和流行於永樂一帶的民間故事。為了剖析上述資料所蘊含的意義，特就其文本性作深入的探究，從各種文本編撰的過程（production）、內容的流傳（transmission）、以及其為人接受的程度（reception），一一討論。由於有此種文本的分析做為基礎，使得本書對山西呂洞賓的信仰、以及其和全真教的關涉，能有更為深刻的剖析。

我任教於中央大學時，剛好是台灣本土意識開始興盛的時期，我也開始開一些台灣宗教社會史的課程。受到課程內容及學生反應的刺激，促使我進一步探究台灣寺廟的歷史與變遷，包括國科會研究計畫「新莊地藏庵及其宗教儀式」，以這座寺廟的發展史、其

主神大眾爺的性質與特徵、以及相關宗教儀式，探討此一寺廟在新莊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成果係撰成三篇論文發表：1) "Temple Cults and the Creation of Hsin-chuang (新莊) Local Society" (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9)；2) "Festival Systems and the Division of Ritual Labor: A Case Study of the an-fang 暗訪 at Hsin-chuang's Ti-tsang An (地藏庵)"，《民俗曲藝》，第130期(2001)，頁57-124；3) "Local Elites and Sacred Sites in Hsin-chuang – The Growth of the Ti-tsang 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收入林美容、李豐懋主編，《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179-227。

或許是因為在耶魯大學期間曾經寫過關於白蓮教的學士論文的緣故，所以我對於台灣的千禧年與救世主信仰，以及相關武裝抗爭也非常感興趣。加上認識了一些熱心的南部學者如林瑞明、簡文敏諸位先生等，以及文史工作者，使我踏上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最重要的武裝抗爭之一「噍吧哖事件」(西來庵事件)。此研究先後得到兩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第一個計畫綜合了殖民史與社會史兩個研究取向，以噍吧哖事件做為個案，探討日本殖民政策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和一般民眾的反應。迄今已經完成了兩個電腦資料庫的製作：(一)參與起事者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戶籍地、年齡、職業等)、加入的時間、被招募的過程，被起訴、判決和執行的情況等。(二)台南縣南庄、菁埔寮與竹頭崎三個村庄的戶籍資料。第二個計畫主要是完成台南縣沙仔田、芒仔芒、竹圍、岡仔林、內庄仔庄、中坑、北寮等七個村庄的戶籍資料建檔，並且針對此七個村庄的戶籍資料進行有系統的整理與分析；同時，更進一步利用這些戶籍

資料，與我先前所建立的「西來庵事件被判刑者資料檔」、日治時期人口統計兩項資料，進行比對、分析。最後，並且透過田野調查、耆老訪問，深入討論噍吧哖事件對於這七個村庄所造成的衝擊。關於此課題的研究成果，已出版英文專書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噍吧哖)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2005)。該書另有中文版《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三民書局，2006)。此外，另撰有 "Government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Colonial Taiwan" 一文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5)。

在進行此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除了千禧年與救世主信仰以外，所謂的「符法」(即透過吃齋等修行培養操作護身符的特異功能)在噍吧哖事件的動員過程中曾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於其他宗教實踐方面，此一事件的領導人物余清芳(1879-1915)等人，以及中南部的部分參與者，也熱中於扶乩儀式；余清芳甚至在出兵之前往往需要請鸞，許多參與者也會進行立誓、祭旗等儀式。此外，部分幸運逃過一劫的村民也透過蓋廟、建醮等宗教方式來紀念他們遇害的親友，凡此都讓我深刻體會到宗教信仰在台灣地方社會的意義。

等到2002年2月我很幸運地得以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時值中國的研究環境持續改善的同時，我決定回到博士論文所研究的地區——浙江，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工作，探討地方上各種權力網絡的結構和維繫方式。我的研究計畫，「浙江省舊平陽縣、天台縣鄉村社會的研究」，係法國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的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所組成「華南地區鄉村社會研究——以福建、江西、浙江的府縣做為研究單位」總計畫下的一個子計畫(此計畫獲得蔣經國基金會的研究補助，執行時間為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我的計畫係和浙江藝術研究所的徐宏圖副研員、浙江省社會科學界

聯合會的主席連曉鳴先生等當地學者展開合作，探討舊平陽縣（今日平陽、蒼南二縣）與天台縣的宗教社會史，主要的研究包括蒐集方志、檔案、碑刻、族譜、宗教科儀本等地方性史料，以及根據這些資料討論當地的人文、地理、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動。此一研究的成果有：《平陽縣、蒼南縣傳統民俗文化研究》（與徐宏圖合編）；《天台縣傳統經濟社會文化調查》（與連曉鳴合編），皆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2005）。

2002年，因在台州的臨海圖書館找到一批珍貴的檔案資料，因此展開民國九年（1920）浙江台州地區水災的賑災活動的研究，透過賑災活動以探討旅滬台州菁英份子在推動救災工作之際，同時也塑造一種同鄉認同。本研究亦獲得國科會研究補助。

近年來，我的研究係圍繞者宗教與司法的相互影響，特別是漢人社會中的神判儀式。所謂的神判儀式（judicial rituals），是指人們無法確定某一方有理或無理，乃至於有罪或無罪時，轉而祈請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等屬於地獄司法體系的神明來裁決是非的儀式。此一研究也是有前緣的，由於先前研究溫元帥、王爺、大眾爺信仰時，發現漢人社會常見的神判儀式包括立誓、告陰狀、扮犯人等，皆具有司法面向，故長時間關切這個課題。在國科會的補助下，完成一本英文專書 Divine Justice -- Reli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Culture（2009）。本書對立誓、告陰狀等神判儀式做全面性的考察，同時進一步說明這些儀式在漢人社會中的意義。關於冥界的神明和地獄的司法體系，迄今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不過，他們大都集中在冥界諸鬼神的來歷和死者在地獄所經過的審判與報應的討論，而忽略了冥界諸鬼神在人間的神判儀式中所扮演的角色。至於神判儀式在人世間的運作及其意義，則少

有人論及。又，近年來有不少學者注意到近代中國和台灣司法體系的運作，以及法律在漢人社會的重要性，可惜往往忽略了上述神判儀式在中國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也低估了傳統中國民間信仰和法律的關連這個層面。

展望未來，以上海寺廟與宗教團體的社會活動為主軸，來探討宗教在近代都市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是我近期即將展開的工作。此外，我也打算以鸞堂為研究對象，採取區域研究的範疇，針對埔里地區曾經有扶鸞降筆紀錄的鸞堂進行微觀研究。另外一個新的計畫是關於湘西地區道教與其它宗教傳統對於當地族群關係所發揮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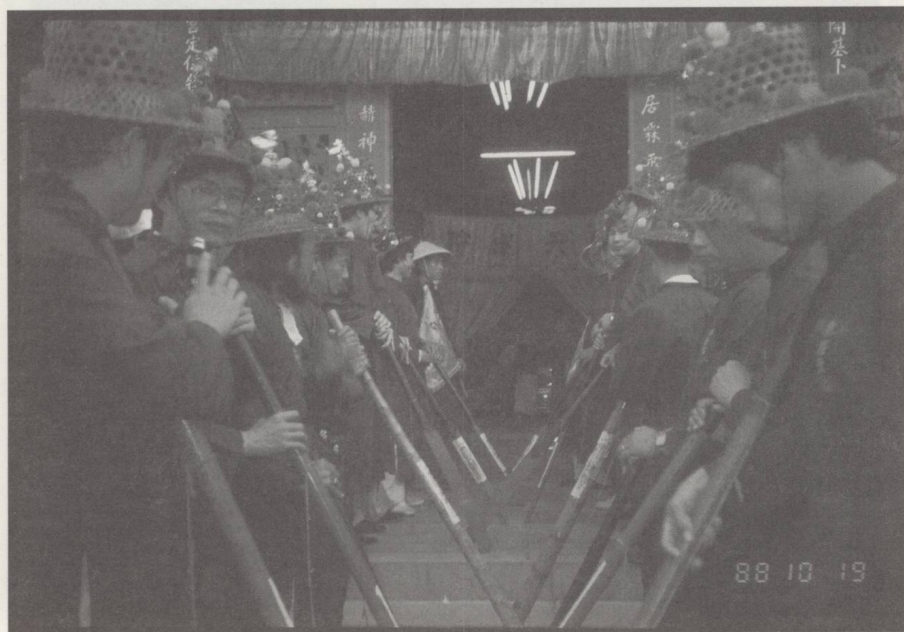
最後，要感謝我太太劉淑芬以及我的一雙兒女康寧（Emily）、康平（Philip）。由於他們的支持，使我深刻體悟到人生真正的價值與意義。

康豹（Paul R. Katz）

2009/8/17



東港迎王 — 陣頭



東港迎王 — 王府外面